

傳奇小說詩性美感之對話：明治本韓國漢文小說 《金鰲新話》之批評取向與相關意涵

許麗芳*

摘要

本文討論日本明治時期出版的朝鮮漢文小說《金鰲新話》之評點內容與特徵，並由此探討金時習《金鰲新話》於形式及內涵上對瞿佑《剪燈新話》的傳承表現，以及所展現的敘事文學之抒情性與個人性。文分兩部分：一、評點話語的審美情境，包括(一)詩文意趣的文人品鑑、(二)虛幻鋪陳的結構分析及(三)恍惚悠遠的情境經營；二、書寫空間的個人取向，包括(一)傳奇文體的自覺承襲、(二)敘事文本的抒情內涵。相關的分析關注敘事文本中的抒情空間、敘事文學所具有的超越時空之承襲與新變、文人之幽冥想像、學識辯論與才情對話，以及小說文本與評點所顯現的相關價值意識與文章審美自覺等，以期理解《金鰲新話》所具有的傳奇小說之特徵、所蘊含的漢學傳統內涵，以及文人心靈等超越時空之特殊意義。

關鍵字：金鰲新話、金時習、傳奇小說、小說評點、詩性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到稿日期：2011 年 12 月 28 日；確定刊登日期：2012 年 3 月 1 日；最後修訂日期：2012 年 5 月 6 日。

Dialogues of Poetic Beauty in a Chuanqi:
Commentaries and Connotations of *Jin Ao Xin Hua*
—a Korean Hanmun Novel in the Meiji Era

Li-fang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literature review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in Ao Xin Hua* (金鰲新話)—a Meiji Era Korean Hanmun novel written by Kim Shi Seup(金時習).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how *Jin Ao Xin Hua*'s form and content were being influenced by Cyu You's (瞿佑) *Jian Deng Xin Hua* (剪燈新話) and its lyricism and individualism emerge as this narrative literature unfolds. The essay contains two parts: (1) commentaries in the context of aesthetics which include the poetic beauty from men of letter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fictional plotting and the far-reachingness of its context management. (2) The writing space of individual orient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self-awareness of Chuanqi tradition and the lyric content of the narrative text.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lyric space of narrative texts, the across time and spac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literatures, the intellectuals' imagination of their inferno, scholarly arguments and witty dialogues,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self-awareness of all novel texts and commentaries.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anqi, Chuanqi's tradition of Sinology and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intellectuals across time and space *Jin Ao Xin Hua* evokes.

Keywords: *Jin Ao Hsin Hua*, Kim Si-seup, poetic,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critical writ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u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December 28, 2011; accepted March 1, 2012; last revised May 6, 2012.

前言

《金鰲新話》為朝鮮的文臣金時習（一作金始習，1435-1493）模擬瞿佑《剪燈新話》的漢文傳奇小說集。明代瞿佑（1341-1427）於1378年編寫《剪燈新話》，傳入朝鮮後，多次翻刻，約於九十年後有金時習之擬作，¹亦以「新話」為名，具有吸收漢文、自覺創造等書寫特質。既有研究多關注金時習《金鰲新話》對於瞿佑《剪燈新話》之承襲與獨創，以及相關的流傳與版本問題，或金時習個人思想與書寫技巧等。²本文則於此基礎上，以日本明治十七年出版的評點本《金鰲新話》為分析依據，³將小說文本與日韓學者評點、相關序跋等視為整體文本，反省其中所呈現的傳奇小說之認知與漢學文史之交流意涵。

本文處理諸家對《金鰲新話》的批評取向，並及《金鰲新話》各篇之情節內容，文本與評點相互參照，分析其中書寫特徵與評點傾向，以見其中所具有的超越時空之承襲與新變，聚焦傳奇小說的文體特徵與精神內涵，如敘事文體的詩性書寫、幽冥想像；評點話語的審美情境及學識情思的交流與共感等，以敘事文本與對話空間為中心，以期理解相關評點與序跋對《金鰲新話》寫作精神之分析與理解，以及金時習對中國文史經典與傳奇小說之承襲與發揚，其中所具有的漢學傳統與文人心靈等現象實有關注價值。

一、評點話語的審美情境

明治版《金鰲新話》的評點與序跋之寫作者分別為小野湖山、三島中洲、梅外仙史與李樹廷、李景弼等，皆具有當世漢學者文人或名士等多重身分，⁴對《金鰲新

¹ 金時習於三十一歲時隱居南山，即金鰲山腳下，隱居之六年間，完成詩文集《遊金鰲錄》與傳奇小說《金鰲新話》。金時習著有長詩〈題剪燈新話後〉，顯示其對《剪燈新話》的欣賞，而其創作《金鰲新話》顯然亦受到《剪燈新話》的影響，見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收於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頁170-171。

² 如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收於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提及版本流傳，李福清，〈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及其在國外的影響〉，《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07年》，則比較《剪燈新話》與越南《傳奇漫錄》、日本《伽婢子》、韓國《金鰲新話》之作品異同。又崔溶澈，〈韓國古典小說的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9-20，以為金時習雖非常熟悉《剪燈新話》，但其《金鰲新話》並非呆板直接地模擬，而是充分利用此書內容之後，重新創造朝鮮氣氛濃厚的獨特作品。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研究亦多關注金時習固有的思想內容和與眾不同的寫作技巧。

³ 本文所據金時習，《金鰲新話》，明治十七年大塚彥太郎出版，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書。分上下二卷，上卷有依田百川之序，〈梅月堂小傳〉，以及〈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牆傳〉與〈醉遊浮碧亭記〉三篇，下卷有〈南炎浮洲志〉與〈龍宮赴宴錄〉，另有漢陽李樹廷、蒲生重章、梅外仙史等人之跋。另有小野湖山、三島中洲與梅外仙史等評點，整體文本具有中日韓文學互通交流之特質。有關《金鰲新話》其他版本及流傳，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提出於中國大連圖書館發現由尹春年編輯的朝鮮木刻本《金鰲新話》，另有日本萬治本(1660)《金鰲新話》。收於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頁172-173。

⁴ 評點者有小野湖山（1814-1910），幕末維新時期之漢詩人，具尊皇攘夷思想，多與勤皇志士交，曾因安政大獄事遭監禁八年，其間致力於讀書作詩。明治四年廢藩置縣後，離開東京，以詩酒自適。三島中洲，（1830-1919），名毅，字遠叔，號桐南、中洲，日本漢學家、詩人，主張義利合一，曾為朝廷法官、判事，門生眾多，明治十年設立漢學塾二松學舍，著有《中洲文稿》、《中洲詩稿》、

話》之寫作風格與藝術表現，亦有特殊的關注與評價。此類評點具有明顯的文人語彙與思考模式，既關注金時習之寫作強調幽微人情世態，亦強調文章經營之結構巧思。

(一)詩文意趣的文人品鑑

《金鰲新話》之評點多依循傳奇小說的審美傳統，亦即強調文本的詩文意趣與虛幻想像，如〈萬福寺樗蒲記〉敘述梁生有感於獨居無侶而吟詩，其文曰：

一樹梨花伴寂寥，可憐辜負月明宵。青年獨臥孤窗畔，何處玉人吹鳳簫。翡翠孤飛不作雙，鴛鴦失侶浴晴江。誰家有約敲碁子，夜蔔燈花愁倚窗。

湖山評曰，「二絕此記發端，青年二句，使天下古今書生頓發一慨又發一笑。」

湖山提出才子尋覓佳人的夢想，為千古以來讀書人之感慨與意識，且以為天下讀書人都能理解此類心境，故感慨之餘亦能會心一笑。而中洲曰：「二絕幽婉沉鬱，感動佛心。」則意識到此二絕句因真誠感動神佛，與下文的情節發展相互結合。

此類評語以詩歌的審美情感分析金時習創作之藝術表現，亦展現評點者之文人情志等閱讀取向，如〈醉遊浮碧亭記〉亦然，金時習描寫洪生赴李生邀宴後獨自夜遊，有感而發，其文云：

酣醉回舟，夜涼無寐。忽憶張繼〈楓橋夜泊〉之詩，不勝清興，乘小艇載月打槳而上，期興盡而返。至，則浮碧亭下也。繫纜蘆叢，躡梯而登。憑軒一望，朗吟清嘯。時月色如海，波光如練，雁叫汀沙，鶴警松露，凜然如登清虛紫府也。

湖山評曰：「詩境仙境，寫來如畫，畫手卻不能及。」中洲亦曰：「讀者亦凜然，如入仙境。」強調金時習文章之美，有若小品文之文字使仙境躍然紙上，文字有畫面之功，使讀者有若親臨其境，此類寫作趨向既是文人所認同，對於烘托的清朗意境，亦屬文人彼此認同的美感。同時亦展現對中國傳統之認知理解與吸收轉化，如〈萬福寺樗蒲記〉中何氏女所言，「少讀《詩》《書》，粗知禮義。非不諳〈褰裳〉之可愧；〈相鼠〉之可赧。」引用〈褰裳〉、〈相鼠〉等《詩經》篇章，以表明並非無貞節廉恥之心。又敘述何氏女帶領梁生至其居所時，二人之戲謔對話，其文云：

至詰朝，女引至草莽間，零露瀼瀼，無徑路可遵。生曰：「何居處之若此也？」女曰：「孀婦之居，固如此耳。」女又謔曰：「於邑行路，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生乃謔之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吟而笑傲。

梁生與何氏女之對話皆引用《詩經》〈衛風·有狐〉與〈召南·行露〉篇章詩句，有明顯的文人審美趣味，三島中洲以為，「戲謔典雅，天然好伉儷。」《詩經》之運用使人物形象更趨鮮明，亦使男女邂逅之浪漫情境更具想像內涵。

又如中洲於〈萬福寺樗蒲記〉中評冥府鄭、吳、金、柳四女子之賦詩，「首首不

《論學三百絕》等。梅外仙史，即長梅外(1810-1885)，當時尊皇勤王之儒者、醫者，天保十年(1839)設立心遠處塾，教授僧徒詩文與經學，自天保末年開始，梅外往來於京阪、九州等地從事教育，明治十三年創立斯文會，梅外成為講師。著有《左傳彙箋》、《唐宋詩醇抄》、《梅外詩抄》等，李樹廷(1843-1886)，朝鮮之勤王派學者，1882年赴日，為東京外國語學校教員，1885年於橫濱出版第一部朝鮮語翻譯之聖經《懸吐漢韓新約聖書》。其人皆有漢學家與詩人等背景，對於《金鰲新話》之評點，亦因此展現特定的評點取向。其中李樹廷多就《金鰲新話》中之朝鮮歷史與地名以考據，梅外仙史與李景弼評點文字較少，且多就詩句評點，本文以小野湖山與三島中洲之評點為主要討論依據。

免怨妒，宜矣，得金氏之責也。」將詩歌內容與人品格調合而觀之，此評論亦呈現了詩所以怨卻不失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於〈南炎浮州志〉中，閻王與樸生之對答言語亦顯現了金時習對經典的語彙與內涵之吸收承襲，其文云：

寡人聞子正直抗志，在世不屈，真達人也。而不得一奮其志於當世，使荆璞棄於塵野，明月沉於重淵。不遇良匠，誰知至寶，豈不惜哉？餘亦時運已盡，將捐弓劍，子亦命數已窮，當瘞蓬蒿，司牧此邦。

湖山曰：「王而稱寡人，似梁惠齊宣口氣。」以梁惠王與齊宣王比附之，讀者亦因此綜合既有概念予以體會。而藉閻王之說書生，「在世不屈，真達人也。而不得一奮其志於當世，使荆璞棄於塵野，明月沉於重淵。不遇良匠，誰知至寶，豈不惜哉？」反映了金時習不遇之抑鬱與相應的想像，而此亦為歷代士人之普遍感嘆。

另一方面，評點文字亦意識到道德節操與學識偏好，此亦來自中國的傳統價值，如〈南炎浮州志〉中以樸生讀《易經》時支枕假寐，而於夢中遇閻王，致有義理辯論，其文云：

挑燈讀《易》，支枕假寐，忽到一國。……守門者喙牙獐惡，執戈鎗以防外物。……生驚愕逡巡，守門者喚之。生遑遽不能違命，踉蹌而進。守門者豎戈而問曰：子何如人也。生慄且答曰：「某國某土某一介迂儒。幹冒靈官，罪當寬宥，法當矜恕。拜伏再三，且謝搪揆。」守門者曰：「為儒者，當逢威不屈，何磬折知如是。」

湖山評曰：「讀《易》假寐，不夢義文而夢閻羅曰。不為他歧所惑，我不信。」

可見評點者之儒家價值傾向，亦隱約可見金時習對文人行止的要求。對樸生自稱迂儒之卑微匍匐也有所批判，相較於守門者之正大坦然，儒生顯然自抑過甚，湖山曰：「守門者之言甚好，生應慚赧。」具有儒家文人價值判斷，後又述樸生於閻王前，「俯伏在地，不能仰視」，湖山對此評曰，「俯伏不能仰視，驕俠之士，果如此乎？」則是呼應本文開頭所言，「慶州有樸生者，以儒業自勉，常補大學館，不得登一試，常怏怏有憾，而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以為驕俠。」本為「意氣高邁」的驕俠卻「俯伏在地」，可見對照之於文本中的細膩描寫與隱約嘲諷。

除了人物價值品鑑，評者亦表現其特定學術偏好，如於〈南炎浮州志〉中云：

常聞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一者何，無二致也。理者何，性而已矣。

中洲曰：「議論正大，不愧儒者之言，但不免宋儒範圍，是可惜。」湖山曰：「論則正矣。然為免注疏家習氣。」則可見評者之偏好，對於道學與注疏之氣息有所不滿。又〈南炎浮州志〉中樸生與閻王之對答，其文曰：

生又問曰：「僕嘗聞於為佛者之徒有曰，天上有天堂快樂處，地下有地獄苦楚處，列名府十王，鞠十八獄囚，有諸？且人死七日之後，供佛設齋以薦其魂，祀王燒錢以贖其罪，姦暴之人，王可寬宥否？」王驚愕曰：「是非吾所聞。」

湖山曰：「驚愕字甚妙。」看似對於用字遣詞之贊，實則藉閻王「是非吾所聞」之驚愕以批判世人迷信，此亦為「妙」字意之所在。小說又藉樸生之言，極力批判世俗之人設薦招魂乃至傾家蕩產、男女混雜、屎溺狼藉，使淨土變為穢溷，寂場變為鬧市之害，中洲對此亦評曰：「佛說之害風俗，彼此同歎。」則見其人對於特定價值思想之態度與批判。

此類評點文字顯現，小說修辭所達到的美學目的顯然已超出語言層面而有微妙寓意，甚至成為褒貶人物的特殊手段，其中有幽默的反諷，亦有品鑑的評價，⁵文人

⁵ 林崗，〈語文修辭的文筆意趣〉，《明清之際小說評點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情調的對話中有文章道德的關注，以及人生出處的反省，除可見評點者特有取向與關懷外，亦凸顯《金鰲新話》之創作內涵，以及金時習於創作中所展現的文人價值關懷。

(二)虛幻鋪陳的結構分析

評點的另一批評傾向為文章肌理綱領，具佈局結構意識，由此以見金時習《金鰲新話》之書寫意識，不僅展現詩賦高才，亦未忽略人事轉折之首尾安排，使詩文得以相互呼應鋪陳，呈現了曲折奇妙的敘事情境。對於結構佈局之分析，如〈李生窺牆傳〉中，中洲提出其中三喜三悲之相互交錯的情節結構，一喜為：

一傍別有小室一區，帳褥衾枕，亦甚整麗。帳外炙麝臍燃蘭膏，熒煌映徹，恍如白晝。生與女極其情歡。

其後為一悲，其文為：

即於翌日，謫送蔚州。女每夕於花園待之，數月不還。女意其得病，命香兒密問於李生之鄰，鄰人曰：「李郎得罪於家君，去嶺南，已數月矣。」

一喜間雜一悲之情節安排，悲喜錯落，然至中洲所提之二喜二悲，則情節緊湊，悲喜相伏，其文云：

於是擇吉日，遂訂婚禮，而續其絃焉。自同牢之後，夫婦愛而敬之，相待如賓，雖鴻光鮑桓，不足言其節義也。生翌年捷高科，登顯仕，聲價聞於朝著。辛醜年紅賊據京城，王移福州，賊焚蕩室廬，鬻炙人畜。夫婦親戚，不能相保。東奔西竄，各自逃。生挈家隱匿窮崖，有一賊，拔劍而逐，生奔走得脫，女為賊所虜，欲逼之。女大罵曰：「虎鬼殺啗，我寧死葬於豺狼之腹中，安能做狗彘之匹乎？」賊怒殺而剮之。生竄于荒野，僅保餘軀。

歷經波折，終有三喜，即李生夫婦再度重逢，「蓬萊一紀之約綢繆，聚窟三生之香芬鬱，重契闊於此時」，然婦實已為鬼魂，僅暫時賦形與生相聚耳，隱然預見三悲之將臨，分離之必然。所謂「冥數不可躲也。天帝以妾與生緣分未斷，又無罪障，假以幻體，與生暫割愁腸，非久留人世以惑陽人。」中洲之評點凸顯悲喜結構，強調金時習於《金鰲新話》中對敘事緩急與悲喜相雜等起伏情節與人情轉換具有鋪排意識，顯然有結構佈局的經營認知。

又如〈龍宮赴宴錄〉云：「前朝有韓生者，少而能文，著於朝廷，以文士稱之。」對此，中洲曰：「先提能文，一篇張本。具有文章寫作之意識，一句總綱，以展下文。」可見金時習之佈局意識與肌理安排，尤其以龐大體制之詩賦鋪敘龍宮歌舞，其中回風之曲云：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日將暮兮清波，生細紋兮如羅。風瓢瓢兮鬢鬢，雲冉冉兮衣婆娑。周旋兮委蛇，巧笑兮相過。捐餘襟兮鳴渦，解餘環兮寒沙。露浥兮庭莎，煙暝兮嶽莪。望遠峰之參嵯，若江上之青螺。疏擊兮銅鑼，醉舞兮傴傴。有酒兮如沱，有肉兮如坡。賓既醉兮顏酡，製新曲兮酣歌。或相扶兮相拖，或相拍兮相呵。擊玉壺兮飲無何，清興闌兮哀情多。

龍宮宴會的情節描寫有如唐傳奇小說〈柳毅〉之鋪排，事實上，亦可視為是中國傳統書寫龍宮一向具有的盛大華麗特徵之模擬，金時習運用《楚辭·山鬼》之辭彙與句型，顯現其人學識背景與情志內蘊，而非單純模擬《剪燈新話》之〈水宮慶會錄〉或〈龍塘靈會錄〉中詩歌唱和之情節。對此，湖山評曰：「詞典之妙，全自楚《騷》來。」中洲則曰：「愈出愈巧。」則見金時習爛於中國經典詩文又能加以超越的藝術

表現。又如〈龍宮赴宴錄〉，金時習於沿襲《剪燈新話》外另有新創，而此創新亦來自中國詩文傳統，又於〈龍宮赴宴錄〉中有關蟹、龜水族之描述：

有一人，自稱郭介士，舉足橫行。進而告曰：「僕巖中隱士，沙穴幽人，八月風清，翰芒東海之濱，九天雲散，含光南井之傍，中黃外圓，被堅執銳。常支解以入鼎，縱摩頂而利人。滋味風流，可解壯士之顏，形摸郭索，終貽婦人之笑。趙倫雖惡於水中，錢昆常思於外郡，死入畢吏部之手，神依韓晉公之筆。且逢場而作戲，宜弄腳以周旋。」即於席前，負甲執戈，噴沫瞪視，回瞳搖肢，蹣跚趨踰，進前退後，作八風之舞，其類數十，折旋俯伏，一時中節，乃作歌曰：

依江海以穴處兮，吐氣宇與虎爭。身九尺而入貢，類十種而多名。喜神王之嘉會，羌頓足而橫行。愛淵潛以獨處，驚江浦之燈光。匪酬恩而泣珠，非報仇而橫槍。嗟濠梁之巨族，笑我謂我無腸。然可比於君子，德充腹而內黃。美在中而暢四支兮，螯流玉而凝香。羌今夕兮何夕，赴瑤池之霞觴。神矯首而載歌，賓既醉而彷徨。黃金殿兮白玉床，傳巨觥兮咽絲簧。弄君山三管之奇聲，飽仙府九盃之神漿。山鬼趨兮翱翔，水族跳兮騰驤。山有榛兮濕有苓，懷美人兮不能忘。

於是，左旋右折，殿後奔前，滿座皆輾轉失笑。

戲畢，又有一人，自稱玄先生，曳尾延頸，吐氣凝眸，進而告曰：「僕著叢隱者，蓮葉遊人，洛水負文，已旌神禹之功，清江被網，曾著元君之策。縱剝腸以利人，恐脫殼之難堪。山節藻稅，殼為臧公之珍，石腸玄甲，胸吐壯士之氣。盧敖踞我於海上，毛寶放我於江中。生為嘉世之珍，死作靈道之寶。宜張口而呵呻，聊以舒千年藏六之胸懷。」即於席前吐氣，裊裊如縷，長百餘尺，吸之則無跡，或縮頸藏肢，或引項搖頭，俄而，進蹈安徐，作九功之舞，獨進獨退，乃作歌曰：

依山澤以介處兮，愛呼吸而長生。生千歲而五聚，搖十尾而最靈。寧曳尾於泥途兮，不願藏乎廟堂。匪鍊丹而久視，非學道而靈長。遭聖明於千載，呈瑞應之昭彰。我為水族之長兮，助連山與歸藏。負文字而有數兮，告吉凶而成策。然而多智有所危困，多能有所不及。未免剖心而灼背兮，侶魚蝦而屏跡。羌伸頸而舉踵兮，預高堂之燕席。賀飛龍之靈變，玩吞龜之筆力。酒既進而樂作，羌歡娛兮無極。擊鼉鼓而吹鳳簫兮，舞潛虯於幽壑。集山澤之魑魅，聚江河之君長。若溫嶠之燃犀，慚禹鼎之罔象。相舞蹈於前庭，或謔笑而撫掌。日欲落兮風生，魚龍翔兮波滄泱。時不可兮驟得，心矯厲而慨慷。

曲終，夷猶恍惚，跳樑低昂，莫辨其狀，萬座啞噤。

展現《詩經》、《楚辭》、《左傳》、《莊子》等典故、句型或意象，又另增幽默戲謔，詩文各具內涵，傳統故實與傳奇小說之風格相互融合，整體文章呈現豐富深刻之文學意象，且使讀者之領略上下古今，相互綜合理解，對此段詩文，中洲評曰：「〈毛穎傳〉亦退避三舍。」中洲曰：「遊戲三昧，殆不可思議。」對中國文學的吸收模擬，不僅是文史典故或文化符號之沿襲，更發揮故實辭彙中的精神內涵與意蘊，使作品具有多元深層的藝術成就，強化了傳奇小說的文人詩性，凸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影響之學識背景與人格內在。

(三)恍惚悠遠的情境經營

評點亦提及虛構想像的奇幻經營，如〈萬福寺樗蒲記〉敘及梁生與何氏女即將暫別之際，何氏女提出拜會鄰里之建議，而有鄭、吳、金、柳四女子之唱和，對此

情節，湖山評曰：「說至離筵，一局將了，忽添出鄰里四女事，奇甚妙甚。」又如〈醉遊浮碧亭記〉中洪生與仙女唱和之後云：

生得詩且喜，猶恐其返也，欲以談話留之。問曰：「不敢問姓氏族譜。」娥噫而答曰：「弱質殷王之裔，箕氏之女。我先祖實封於此，禮樂典型，悉遵湯訓。以八條教民，文物鮮華，千有餘年。一旦天步艱難，災患奄至。先考敗績，匹夫之手，遂失宗社。為蠻乘時竊其寶位，而朝鮮之業墜矣。弱質顛蹶狼籍，欲守貞節，待死而已。忽有神人撫我曰：『我亦此國之鼻祖也，享國之後，入於海島，為神仙不死者已數千年。汝能隨我紫府玄都逍遙娛樂乎？』餘曰：『諾。』遂提攜引我，至於所居。作別館以待之，餌我以玄洲不死之藥，服之累日，忽覺身輕氣健，磔磔然如有換骨焉。」

自是以後，逍遙九垓，儻佯六合，洞天福地，十洲三島，無不遊覽。一日，秋天晃朗，玉宇澄明，月色如水，仰視蟾桂，飄然有遐舉之志，遂登月窟，入廣寒青虛之府，拜嫦娥於水晶宮裏。

對此，湖山評曰：「唱和既迄，忽又說起一場奇話，筆下湧泉無竭。」湖山曰：「說神仙秘訣，如話尋常家事，亦奇亦妙。」中洲則分別評曰：「架空奇想。」與「愈進愈奇。」指出金時習不僅展現詩賦高才，於敘事中亦關注情節發展之緩急節奏與合理脈絡。

此類評語提出金時習的想像才情，於形式上詩文相繼相輔，分別賦予事奇詩麗之審美效果外，亦因情節轉折之架空超越，使文本更加彰顯想像奇幻的層次，詩賦之加入使敘事更具意蘊，凸顯其敘事功能。

評點者關注的另一面向，則是《金鰲新話》之詩賦，且多以詩學審美詞語加以評點，對於冥府鄭、吳、金、柳四女子之賦詩，湖山既評金時習之寫四女為：「形容四女子，各異樣，真是傳神之筆」，亦評女子詩曰：「四女詩皆不失優柔靜婉之旨，毫無脂粉鄙猥之氣，題為泉臺竹枝詞亦可，勝蘭蕙二女蘇臺竹枝詞遠矣。」又本文言何氏女歸家情境時，其文云：

女入門禮佛，投於素帳之內，親戚寺僧皆不之信，為生獨見。女謂生曰：「可同茶飯。」生以其言，告于父母。父母試驗之，遂命同飯。唯聞匙筯聲，一如人間。父母於是驚嘆，遂勸生同宿帳側。中夜，言語琅琅，人欲細聽，驟止。其言曰：「妾之犯律，自知甚明。少讀詩書，粗知禮義。非不諳褻裳之可愧；〈相鼠〉之可報。然而，久處蓬蒿，拋棄原野，風情一發，終不能戒。曩者梵宮祈福，佛殿燒香，自嘆一生之薄命。忽遇三世之因緣，擬欲荊釵椎髻，奉高節於百年；幕酒縫裳，修婦道於一生，自恨業不可避，冥道當然，歡娛未極，哀別遽至。今則步蓮入屏，阿香輦車，雲雨霽於陽臺。烏鵲散於天津，從此一別，後會難期，臨別悽惶，不知所云。」

對此，湖山以杜詩加以評點，其言曰：「杜詩云：夜深人語絕，似聞氣幽咽。簡而妙，此段寫鬼語歷歷數百言，如泣如訴，如恨如慕，繁而不冗，可謂亦妙。」

中洲曰：「如有如無，敘得恍惚，真是鬼神之筆。又曰：「鬼語悽婉，不能卒讀。」

」對於〈醉遊浮碧亭記〉中洪生麥秀殷墟之嘆而作詩六首，中洲亦評曰：「首俯仰感慨，悲壯淋漓，懷古上乘。」湖山則曰：「不讓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又對於〈龍宮赴宴錄〉中韓生進呈龍王之詩作，其文為：

神王笑閱，使人授生。生受之跪讀，三復賞玩，即於座前，題二十韻，以陳盛事，詞曰：

天磨高出漢，巖溜遠飛空。直下穿林壑，奔流作巨淙。波心涵月窟，潭底闕

龍宮。變化留神跡，騰拏建大功。煙燼生細霧，駘蕩起祥風。碧落分符重，青丘列爵崇。乘雲朝紫極，行雨駕青驄。金闕開佳燕，瑤階奏別鴻。流霞浮茗椀，湛露滴荷紅。揖讓威儀重，周旋禮度豐。衣冠文璨爛，環珮響玲瓏。魚鼈來朝賀，江河亦會同。靈機何恍惚，玄德更淵沖。苑擊催花鼓，樽垂吸酒虹。天姝吹玉笛，王母理絲桐。百拜傳醪醴，三呼祝華嵩。煙沈霜雪果，盤映水晶蔥。珍味充喉潤，恩波浹骨融。還如食沆瀣，宛似到瀛蓬。歡罷應相別，風流一夢中。

詩進，滿座皆歎賞不已。神王謝曰：「當勒之金石，以爲弊居之寶。」

對此，中洲評曰：「典麗豐腴，可謂壓卷，自是文士之作，宜矣。」梅外曰：「數句典麗。」湖山曰：「有味外之味，咀之不厭，有音外之音，聆之愈妙。」於此類評點中，將詩的語境滲入小說的批評中，強調味外之致，且此一讚賞意識到韻文輔助敘事的審美效果，而非獨立於敘事脈絡。

又如〈李生窺牆傳〉中描寫李生窺伺牆內，聽聞崔氏女之詩文，其文云：

松都有李生者，居駱駝橋之側。年十八，風韻清邁，天資英秀。常詣國學，讀詩路傍。善竹裏有巨室處子崔氏，年可十五六，態度艷麗，工於刺繡，而長於詩賦。世稱：「風流李氏子，窈窕崔家娘。才色若可餐，可以療飢腸。」李生嘗挾冊詣學，常過崔氏之家。北牆外垂楊裊裊，數十株環列，李生憩於其下。一日窺牆內，名花盛開，蜂鳥爭喧，傍有小樓，隱映於花叢之間，珠簾半掩，羅幃低垂。有一美人，倦繡停針，支頤而吟曰：
獨倚紗窓刺繡遲，百花叢裏轉黃鸝。無端暗結東風怨，不語停針有所思。
路上誰家白麵郎，青衿大帶映垂楊。何方可化堂中燕，伍掠珠簾斜度牆。

對此，湖山曰：「形容才子佳人，皆不費多言，而神采奕奕，千歲如生。」又曰：「好配偶、好聯句。」又曰：「鄭衛遺響，使人心醉。」中洲曰：「風情發露。」又曰：「此情此景，畫手不能寫。」梅外則評曰：「結不說破，有味。」李景弼曰：「文章到此，詼諧亦奇。」凡此皆可見詩學的概念介入評點小說，以詩境詮釋小說，令小說內容更具深層意境。如〈梅月堂小傳〉所云，《金鰲新話》詩文清麗，書法最奇逸，直指金時習飄渺奇幻，奇麗出塵之筆法佈局。藉由此類小說評點，讀者可見其間詩文彼此融合，各具想像鋪陳之功，情節雖未必曲折，然轉折間充滿奇情幻境，由評點者之提出而使此類審美表現更加明確。此類評點言說脫離了傳統裨益風教的小說觀點，而是視小說為純粹文學的表現，且關注到作品所展現的作者主體價值精神。⁶

就評點者而言，其人評點《金鰲新話》之同時，即已對《詩經》、《左傳》、《楚辭》諸子文章，乃至傳奇小說等中國文學與思想傳統有所歸納綜合，於實際評點中，再次與中國傳統對話，也呈現其人之特定認知與理解。其中包含道德節操與詩學傳統等文人情致，相關的文學特質與理想夢想等價值觀點相互對話，各家評點者本身即具有漢學背景，其人之評點內容與《金鰲新話》形成另一漢學文本。由三島中洲、小野湖山等人之評點與依田百川、蒲生重章、李樹廷之序跋可見，共有的漢學背景使其人對於《金鰲新話》有特定的關注取向，不僅意識到金時習運用中國典籍故實之寫作現象，於各人評點或序跋中，亦見中國詩文等漢學素養，對於文本內容或寫作背景，乃至中國傳統道德規範的人物品鑑或詩文類型之分辨闡釋，皆有漢學傳承之跡，且構成另一新文本，亦因此擴大深化傳奇小說之書寫意義。

於此，《金鰲新話》移植了中國文史經典與傳奇小說之語彙、句型、題材乃至形

⁶ 林崗，〈小說話語與評點學的文學自覺〉，《明清之際小說評點之研究》，頁 79。

式特徵與內涵，形成與中國文史價值傳統的互文現象，所謂互文，即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語或文本的再現，彼此可並呈對話與相互引伸，任何一篇文本都是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也都聯繫其他若干文本，某種符號系統被移至另一系統，且對這些文類發揮複讀、強調、濃縮、轉移或深化的作用。由此以觀《金鰲新話》，不同時空的文人在實際批評中展現彼此之幽冥想像、學識辯論與才情展現，作者與評點者彼此理念並呈、對照，情節人物的表述與作者表述進行對話，而讀者亦因閱讀而聽到這些對話，透過互文的過程加以理解，文本中的人物價值對話、或作者與讀者之意見交流，皆能於此虛擬時空進行。⁷其中文史故實相互發揚理解詮釋，並預期讀者亦能具有相同之文化背景，得以於既有符號下進行閱讀想像及理解，彼此思想相互交流，展現超越時空的文人共同文化心靈與審美想像，以及中國、日本與韓國學者於漢學傳統沿襲與交流之一端。

二、書寫空間的個人色彩

傳奇小說因作者的身分、特殊的語境、形式內涵的文人屬性，本即具有特定的審美特質。另一方面，讀者的接受也是一種創造，亦即創造了小說創作的目的與需要，文學文本於此既非獨立，亦非自足，只是未完成的具有啟發性的結構。有賴讀者在觀念和意識中將之具體化。⁸以此以觀諸家對《金鰲新話》之閱讀取向與認知，可見對人生價值與個人情性之關注，雖為敘事文學，卻具有明顯的抒情表現。而此顯然來自中國傳奇小說書寫特徵之影響，亦即今時習寫作《金鰲新話》，不僅是形式的模擬承襲，更具有沿襲中國傳統精神的自覺。

(一)傳奇文體的自覺承襲

金時習於 1464 至 1470 年隱居南山即金鰲山時寫作《金鰲新話》，其自號梅月堂，出身儒門，為早慧詩人，獲文宗賞識，命與世子即端宗相見，結為布衣交。後因端宗遜位，而削髮隱居。⁹其序云：「自居金鰲，不愛遠遊，因之中寒，疾病相連，但優遊海濱，放曠郊履，探梅問竹，常以吟醉自娛。」《金鰲新話》末有〈書甲集後〉兩絕句云，「矮玉青氈暖有餘，滿窗梅影月明初。挑燈永夜焚香坐，閒著人間不見書。玉堂揮翰已無心，端坐松窗夜正深。香燭銅瓶烏幾淨，風流奇話細搜尋。」並有長詩〈題剪燈新話後〉，顯示其對《剪燈新話》之欣賞，金安老《龍泉談寂記》亦云，「其書大抵述異寓意，效《剪燈新話》等作也。」¹⁰可見金時習之寫作動機與文人情

⁷ 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頁 4，轉引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Semeiotike,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tologie)，頁 145。以文類角度言，小說對各式文類與作品之引用並嘗試與讀者對話交流，反映明顯的口語對話活動，此類現象是橫向的作者與讀者、縱向的文本與背景重合的互文現象。

⁸ 韓進廉，〈小說繁榮時期的建樹〉，《小說美學史》(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1，引自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有關姚思《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

⁹ 據〈梅月堂小傳〉，收於明治十七年版《金鰲新話》，金時習自號梅月堂，出身儒門，為早慧詩人，獲文宗賞識，命與世子即端宗相見，結為布衣交。時習得禦賜書，讀於三角山白雲寺中，1448 年聞端宗遜位於世祖，大哭佯狂，盡焚其書，中夜被髮而逃。及成三問、朴彭年等六人謀復端宗位，事洩盡誅，降封端宗為魯山君，遜於寧越縣。1455 年金時習削髮為浮屠，往來行在以訪同志。後端宗遇害，戶長嚴興道收葬於其家園，時習奔哭甚慟，後失其蹤，迨端宗王妃陵被掘，將沉玄宮於水，一夕，風雨大晦，見一僧負而逃，蓋時習也。1471 年拒世祖招請入朝，於 1481 年還俗。晚年隱於名山，自許狂士，浪跡山林，不知所終。〈梅月堂小傳〉未署撰者而可能出於朝鮮文人與李樹廷或李景弼之手，內容與尹春年〈梅月堂先生傳〉不同。見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頁 187。

¹⁰ 陳慶浩，〈瞿佑和《剪燈新話》〉，《漢學研究》6 卷 1 期，1988，頁 209，以為金時習所讀之《新話》

懷，皆與其人生際遇與出處抉擇相關，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價值意識。

事實上，金時習《金鰲新話》之模擬《剪燈新話》，不僅是形式風格上之沿襲，因其學者與詩人的身分，對於生命期許與文章事業，也有其自覺，尤其承襲了中國文人的寫作期許與生命反思，此一書寫精神與瞿佑之寫《剪燈新話》相類似，瞿佑《剪燈新話》自序云：

餘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為《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襞積於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為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菟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耳。¹¹

所謂「可喜可悲、可驚可怪」，實具有魏晉志怪與唐傳奇的書寫傳統與文人審美思考，桂衡序《剪燈新話》云：

余友瞿宗吉之為《剪燈新話》，其所志怪，有過於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遊其耳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以懲創者，匯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¹²

以為瞿佑《剪燈新話》乃取耳目聞見之可感發或懲創者而寫就，藉敘事以怡悅遣懷，桂衡稱瞿佑為才人，瞿佑少為楊維禎賞識，譽為瞿家千里駒，瞿父為造傳桂堂，以寄蟾宮折桂，功名奕世。後瞿佑雖懷才不遇，然仍有屬於文人情懷的期許，諸家對其《剪燈新話》之評價亦不離才、學、識之價值觀點。¹³

而金時習之寫作《金鰲新話》，亦將感離撫遇的自我體驗，內在抑鬱凝聚為強烈的書寫動機。形諸筆墨以豁懷抱、宣鬱悶。同時展現其人對生命的感知與判斷，以及人生價值的思索。如白賁道人蒲生重章¹⁴之跋云：

餘閱之嘆曰，蓋作者成化初抱才學與時不遇，故發憤慨於此焉耳。以其〈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牆傳〉、〈南炎浮州志〉、〈龍宮赴宴錄〉，諸篇或情志纏綿；或感慨鬱勃；或悲壯淋漓；或議論明快；或豪懷骯髒，一讀使人擊節不已。但諸篇多虞初體，特乏聖賢正大之筆墨矣。而讀如〈醉遊浮碧亭記〉一篇，其文則歐蘇，而詩則老杜之忠憤；而許渾、劉禹錫之筆墨也，實是為壓卷。嗚呼！如此奇書，埋沒不顯者四百餘年矣。今因大塚生而顯於世，可謂奇遇。東坡嘗自題其試筆曰：「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有遇與不遇也」，餘於此書亦云。

應是瞿佑於成化三年至成化十年(1467-1474)之間重校之版本。而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收於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頁170-171，金時習著有長詩〈題剪燈新話後〉，顯示其對《剪燈新話》的欣賞，而其創作《金鰲新話》顯然亦受到《剪燈新話》的影響。另金安老之文獻，皆轉引自全弘哲，〈簡說朝鮮傳奇小說集《金鰲新話》〉，《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4期，頁145。

¹¹ 瞿佑，〈剪燈新話序〉，收於《剪燈新話句解》，劉洪仁編，《海外藏中國珍稀書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頁8213。

¹² 桂衡，〈剪燈新話序〉，見《剪燈新話句解》，劉洪仁編，《海外藏中國珍稀書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頁8215。

¹³ 韓進廉，〈小說繁榮期的建樹(一)〉，《小說美學史》，頁122-12。

¹⁴ 蒲生重章（1833-1901），明治元年任史官試補，明治四年，將本籍由越後國移至東京府，成為東京府貫士族，但一生仕途不順，有志難伸，明治元年到十年間，歷任史官試補、少史等職位，辭官後專事教育與著作。

提出「遇」與「不遇」，以及發憤著述等傳統文人之人生課題，以為《金鰲新話》乃金時習個人生命際遇的某種展現，所謂「抱才學與時不遇，故發憤慨於此焉耳」，並提及此奇書遭湮沒，終獲流傳之曲折，且獲得不同時空的文人之認同共鳴，強調金時習與《金鰲新話》之特殊性。

《金鰲新話》共有〈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牆傳〉、〈醉遊浮碧亭記〉、〈南炎浮洲志〉與〈龍宮赴宴錄〉等五篇傳奇小說，題材之於《剪燈新話》，為一對多的取捨現象，亦即一篇故事收容改造了多篇的《剪燈新話》題材，可視為創作而非單純沿襲改寫。¹⁵金時習《金鰲新話》之新創現象有故事發展空間之置換、結構形式複雜化，情節剪裁亦較《剪燈新話》複雜，並擇取韓國史實與地名為故事背景，以及人鬼與宗教等要素，具有明顯的創作自覺。¹⁶據依田百川¹⁷序《金鰲新話》云：

此篇擬明人瞿宗吉《剪燈新話》，而其才情飄逸，文氣富贍，琦句瑰辭，璀璨如錦。有過而無不及焉。然其〈樗蒲記〉、〈窺牆傳〉二篇，辭雖美矣，未能脫淫靡之習。〈浮碧亭記〉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浮洲志〉則借閻王說性命之理，議論卓越，非才識具備者，深不能辨。〈赴宴錄〉則文章雄峻，詩賦雅麗，可以見其該博之學與俊拔之才也。

強調金時習於《金鰲新話》所展現的飄逸才情與富贍文氣，以為若無該博學識與俊逸文采則無法實現此藝術成就，既讚賞其文之奇麗，更肯定其人創作之主體性，視文章為個人展現性情才識之空間。

金時習將文臣身分與詩人色彩形諸於文本，不僅承襲《詩經》、《左傳》、《楚騷》等經典的內容及語彙，更聚焦於此類文學傳統的精神價值，是以《金鰲新話》並非單純模擬，而是具有作者學識背景、價值選擇與反省自覺的創作，於寫作中融合自我反思與生命期待。篇名雖不離「記」、「錄」、「志」、「傳」等實錄傾向，一如唐傳奇之寫作傾向，然內容卻深具作者漢學淵源與虛幻想像，為金時習繼承與創新中國傳統之表現。一如前述，金時習於自序中所述，其居金鰲山「常以吟醉自娛」之書寫心境，尤見其中的自主自省意識，以其文臣、學者、詩人等身分認知，對於當世政局、天理性命、人情想望等有所反思期待，藉由傳奇小說的形式加以鋪敘刻畫，不僅是傳奇文體形式的承襲，更發揚整體漢學所蘊含的精神。

(二)敘事文本的抒情內涵

日人學者評點朝鮮文臣金時習《金鰲新話》，使小說文本與評點文字形成特殊的漢文敘事文本，得見金時習《金鰲新話》對瞿佑《剪燈新話》以及中國文學傳統有所承襲對話外，亦展現評點者對於《金鰲新話》寫作特徵之觀察分析，此一現象分

¹⁵ 金政六，〈《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比較考〉，《廈門教育學院學報》，6：1，2004年3月，頁20-21,23 分別整理了各家分析《金鰲新話》篇章取材於《剪燈新話》內容與情節安排等比較，其中如〈萬福寺樗蒲記〉取材於《剪燈新話》之〈滕穆醉遊聚景園記〉、〈富貴發跡司志〉、〈牡丹燈記〉、〈綠衣人傳〉、〈愛卿傳〉與〈天臺訪隱錄〉；〈李生窺牆傳〉取材於〈渭塘奇遇記〉、〈翠翠傳〉、〈金鳳釵記〉、〈聯芳樓記〉、〈秋香亭記〉與〈愛卿傳〉；〈醉遊浮碧亭記〉取材於〈鑿湖夜泛記〉、〈滕穆醉遊聚景園記〉、〈聯芳樓記〉與〈渭塘奇遇記〉；〈南炎浮洲志〉取材於〈令孤生冥夢錄〉、〈太虛司法傳〉與〈永州野廟記〉，而〈龍宮赴宴錄〉則取材於〈水宮慶會錄〉與〈龍塘靈會錄〉等。基本上，《金鰲新話》之模擬《剪燈新話》，具有明顯的改造意識，各篇章之題材互有相涉，寫作上亦見金時習的獨創構思。

¹⁶ 如〈萬福寺樗蒲記〉有開寧洞、開寧寺及智異山等；〈李生窺牆記〉以松都為舞臺，〈醉遊浮碧亭記〉以平壤勝地中之浮碧亭為空間；而〈南炎浮洲志〉則以朝鮮憲宗成化年間為故事時代，〈龍宮赴宴錄〉有松都天磨山等，此一寫作現象顯現金時習的模擬構思，有其自覺與轉換。

¹⁷ 依田學海，1834-1909，字百川，日本漢學者、文藝評論者與小說家。

別具有中國、日本與韓國之漢學認知與特定語彙，¹⁸彼此融通發揚，並凸顯以中國價值傳統為基調的詩文才識與價值判斷，亦將文人之人生期待與夢幻心靈加以具象化。《金鰲新話》中的故事人物為文士，情節亦多為文士的夢想，如情感期待、學識辯論等，虛幻題材展現作者之想像或期待，而不僅是奇特遭遇的紀錄。作者於其間的才識競逐強化為傳奇小說的文人審美意趣，敘事文本成為夢想的空間，而此對於文士的意義，則是精神的超越與寄託，也反映了敘事活動中的虛構想像與療癒挫折的特質。

《金鰲新話》多有幽冥相通的情境描寫，如宇宙性理之辨明，以及人情眷慕之夢想，文本出入現實時空，作者藉由想像方式呈現對現實世界的思維與設計，一如《文心雕龍·神思》所云：「寂然寧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裏，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間，卷舒風雲之色。」作者以其認知的現實表像與語言材料建構藝術世界，藉以寄寓自我意志，藉由藝術形象呈現人生思考或價值關懷，發揮特有的奇情想像，使敘事成為個人展現的空間，並引導讀者進入文本的內在形式，進而完成小說的審美價值。如梅外仙史之批評云：

通篇文章華麗，詩賦清腴，紀事傳奇之佳者也。余曾讀清之蒲留仙《聊齋志異》，亦稗史中之最妙者也，今讀此篇，其事奇而其詩則正，決非狂怪之辭也。意彼奇巧全在文章，故篇篇用意，時插四六之辭，此編不然，其巧全在詩賦，如後卷雖有炎浮之文，至龍宮赴宴，則頻插駢體之賦，其意之所在，亦可知而已。而其所論，非尋常傳奇之類也，他日必當上木，欲重觀之。

稱金時習之詩文華美腴麗，事奇詩正，且可見其篇篇用意，顯現作者之構思與寓意，而非僅限於形式或藻繪等修辭層次，亦即雖寫傳奇小說卻又不僅寫傳奇小說，而是有意發揚傳奇小說的精神內涵。《金鰲新話》凸顯文人想像與文學虛幻的特質，至此，敘事文本成為抒懷憑藉，而非僅單純敘述具體故事。

《金鰲新話》呈現了金時習對他界互通的想望，對情義節操的詠嘆，使文本充滿虛幻想像的色彩，敘事中多夢幻多人情，不僅有細節刻劃亦有炫才抒情，對於金時習之意義，則是創造、表現、抒懷、反省等主體創作精神之實現。金時習之歸隱山林、拒絕仕宦，實因不滿世祖之篡位，而此類人格懷抱與自我期許則可視為來自中國價值思想之薰陶，可見其人不僅對於人生仕隱行藏有所抉擇，於創作中亦呈現源於中國文學之懷抱與情志，既有儒家學者之特質，也有明顯的詩人形象，作品中的詩性色彩亦因而鮮明。¹⁹

作者有情志感悟方能使作品具有生命，傳奇小說「宛轉有思致」、「作意好奇」等有關書寫修辭的關注與抒情性尤其能顯出作者個人特質，以唐代小說而言，詩筆的運用及詩意化的創造，實為主要的特徵，²⁰正如桂衡於《剪燈新話》序中所謂「世

¹⁸ 崔溶澈，《韓國古典小說的整理與研究》，頁 20，韓中日比較文學的第一個主題就是《金鰲新話》，此書於東亞三國之間確是佔有相當重要的橋樑位置，相關研究除與《剪燈新話》比較外，亦與日本《伽婢子》、越南《傳奇漫錄》有所交流影響。

¹⁹ 金時習出身士族，天資聰穎，有神童之譽。十三歲時隨金泮、尹祥讀中國四書五經與諸子百家之作，深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學之薰陶，以及儒釋道之影響。1455 年，因不滿世祖篡位，金始習因此削髮為僧，拒絕應試即入朝為官。由《梅月堂集》詩文可見，其深受中國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柳宗元、賈島、王安石、陸遊等影響，詩文創作多呈現對自然山水與故國之眷戀，對現實世界的抑鬱，以及超越的精神。其中亦得見金時習對屈原與陶潛之推崇，參見〈梅月堂小傳〉及吳紹鈞、陳彩娟，〈論朝鮮詩人金時習的和陶詩〉，《延邊大學學報》(1998 年第 2 期)及吳紹鈞，〈屈原與韓國詩人金時習之比較〉，《東疆學刊》，20 卷 3 期，2003 年 7 月。

²⁰ 李劍國，〈唐稗思考錄—代前言〉，《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間萬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作者之情思實為作品之生命所在，也是作者個人精神之展現。²¹而展現的方式，往往即是於敘事中發揮想像虛構，傳奇小說的寫作往往寓有虛構的自覺與虛構的目的，由於作者主體性的彰顯，使小說從勸懲教化的實用觀點進至現象本質的思考層次，藉由虛構展現作者之人生認知與美感價值，使小說得以超越實錄的規模，包含更多的內涵與更高的認識層次。另一方面，由於評點文字對文本抽象精神的強調，使傳統所謂稗官亦有可觀的話語轉為對文人修為的關注，小說價值由社會關懷轉而對個人內在價值精神的強調。²²漢陽李樹廷序《金鰲新話》亦云：

惟《金鰲新話》只有謄本，以梅月堂有重名於世，世以其書全仿《剪燈新話》，其中〈龍宮赴宴錄〉尤肖〈水宮慶會錄〉也，然不可謂非先生之作。考以年代，瞿佑明季之人，在先生之後百餘年，故後人疑其雷同，而且書中詩詞不甚工，遂有魚目之辨，其實取固有者載之，非梅月堂之杜撰故爾。餘以為，本邦士子畏清議，不敢著稗官怪譎之事，明朝亦然。瞿佑中以著剪燈之罪見謫，若後之擬作者豈敢效尤而遇襲其禍哉？惟梅月堂與春澤，皆磊落方外之士，故能縱筆於閨閣香豔仙鬼奇幻之事，以寓其懷抱，《楚辭》之比歟。

其說指出了身分角色與書寫文類與風格表現之期待異同。以為金時習因身為名士，故無須迴避縱筆綺麗的虛幻寫作，較士子更有發揮空間，且李氏強調，《新話》此類傳奇夢幻之筆有若《楚辭》之寄寓懷抱，並非一般綺靡香豔之作，此說意識到作者於寫作中所寄寓之情懷寄託，而敘事文學亦因而蘊含深刻內涵與多元層次。

事實上，瞿佑《剪燈新話》序對於其作遭禁與詆毀時，亦有所自解，其言曰：

《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於野」，《書》曰：「雉鳴於鼎」，《國風》曲淫奔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以執一論也。

藉由經典的正統性以維護其作品之合理性，亦積極主張發憤的動機，此論述實又回歸發憤著述的傳統，其言云：

今餘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

雖不免有勸懲意識，然哀窮悼屈，實強調文人寫作的抒懷特質，藉創作宣洩或消除內在抑鬱，同時發揚作者人格價值以及寄託。洪武三十年凌雲翰序亦有類似主張，其言云：

昔陳鴻作《長恨傳》並《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鹹推許之。及觀牛僧孺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製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具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膽。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於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博

89，同時該頁註1提及，一般以為宋洪邁《容齋隨筆》所言「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淒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劉貢父謂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但洪邁《容齋隨筆》、《野處類稿》，劉放《貢父詩話》、《彭城集》等，實無二語，蓋明人偽托，惟關於傳奇小說特質，可謂善體味者。至於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十六亦雲：「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皆意識到傳奇小說所具有的想像或渲染等修辭傾向。

²¹ 韓進廉，〈小說繁榮期的建樹〉，《小說美學史》，頁124-125。

²² 林崗，〈小說話語與評點學的文學自覺〉，《明清之際小說評點之研究》，頁85。

雅，工于文而審於事，曷能臻此哉！至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也，餘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²³

雖不免強調勸懲風教，但最終仍訴諸作者著述苦心與人格思維，將作品內涵與作者人格精神加以比附，且此具有足以使讀者手舞足蹈或掩卷墮淚的感染力，而金時習書寫《金鰲新話》也承襲此一核心精神，所謂「述異寓意」，實為傳奇小說之文類特質，唐傳奇之異於志怪，乃在於胡應麟所謂「作意」與「幻設」，即意識之創造，是以前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其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藉諷喻以抒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但重點在於文采與臆想，與志怪傳鬼神旨在明因果而別無他意者，寫作取向顯然不同，傳奇小說作者之創作自覺與作品藝術特質實為關鍵。此類小說形式蘊含作者寄寓之特質既為瞿佑寫作《剪燈新話》之精神，也是金時習寫作《金鰲新話》所沿襲的寫作期許與實際表現。

《金鰲新話》沿襲《剪燈新話》之藝術特質，更承襲了文人從事書寫的精神與價值意識，無論是金時習之創作取向，或是各家評點序跋之品鑑焦點，皆反映了文人性情與審美意趣，於此傳奇小說之模擬創作中，強調才識與情志之自我表現，呈現了文人藉寫作傳奇小說以紓解抑鬱的主體意識。於書寫特徵上，金時習不僅表達了對現實世界的態度與主張，也有其情感與想望的呈現，因而成為《金鰲新話》的特殊精神內涵。

因此，《金鰲新話》不僅是單純模擬《剪燈新話》的形式或題材，亦不僅是陳述故事、敷演情節，更賦予了文人的內在價值精神與人生夢幻期待等特質，作者極力誇飾，鋪陳內在夢境或幻境，藉以抒發人生挫折或抑鬱，同時也因此將敘事文體與抒情精神加以融合，如三島中洲總評《金鰲新話》曰：「篇篇風流奇話，真是人間不見之書，兩絕能盡其書，又盡其人。」小野湖山於〈萬福寺樗蒲記〉中評曰，「題曰〈樗蒲記〉，餘視以為尋常戲謔文，讀至數葉，情味一段深於一段，詞思一章巧於一章，實是天下奇文。三百年湮沒，而復顯於世，固不足怪。歐陽公所謂精氣光怪，已能自發見者，蓋此類也。」提出文章戲謔與典雅之別，但論傳奇卻非止於論傳奇，此一說法雖是針對〈萬福寺樗蒲記〉之評點，但亦見金時習工於中國詩文並深得中國文學傳統精神。

《金鰲新話》之作品形式與藝術手法上固然受到瞿佑《剪燈新話》的影響，但其間另有金時習之學識價值與人格懷抱，更見金時習藉書寫寄寓懷抱的自覺，由《金鰲新話》之書寫現象可見，敘事文本提供作者抒懷發憤之用，於人生抉擇與自我安頓中可見中國傳統對其之影響，於此書寫現象中，情節人物之鋪陳並非首要之務，而是藉此表現作者之人生價值，企求千古知音等共鳴。此一寫作期待於情節修辭認知之外，亦肯定現實的人情世態，以及生命出處之安頓，具有作者的獨特人格色彩，金時習隱居世外，藉《金鰲新話》將個人夢幻理想加以呈現，敘事文本成為個人情志之表達媒介，而此類彰顯作者才情想像、性情修養與經營構思的敘事模式，已不僅是模擬傳奇小說形式特質之層次，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價值之沿襲，且於傳奇文體風格系統之下，另有發揚與強化的風格取向。又因文人評點的加入，強化文人情懷的品鑑內涵與詩文虛構的審美取向，以小說記述的模式將詩文結合，無論是形式與內涵，皆有多元深層的思考面向。

²³ 凌雲翰，〈剪燈新話序〉，見《剪燈新話句解》，劉洪仁編，《海外藏中國珍稀書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頁8213。

結語

金時習之《金鰲新話》乃模仿瞿佑《剪燈新話》而成，其間具有中韓文學交流的因素，金時習一如瞿佑，感於人事遭遇與窮屈困頓，因此促成此一著作。金時習之寫作《金鰲新話》，除了顯現了中國文人於困窮愁屈中藉書寫以求情志紓解的傳統，尤其發揚了瞿佑自序《剪燈新話》的抒懷傾向，所謂「哀窮悼屈」，凸顯了作者的主體意識，表現了其人基於生活體驗的審美情感，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評價、情感傾向與想像幻設，同時強化了發憤寄託等書寫面向。而此類寫作期待與現象形諸於傳奇小說，尤其凸顯了傳奇小說虛幻想像的內涵。

另一方面，又因日人學者評點的加入，使明治版《金鰲新話》更成為漢學傳統之交流平臺，於其間進行漢學語彙與意涵的相互溝通對話，構成另一包含中日韓漢學互動之文本。金時習對中國文學自是有所反思承襲，與其說模擬《剪燈新話》寫作《金鰲新話》，毋寧是對中國史學與詩學傳統，乃至傳奇小說精神的承襲與認識，而日人評點者亦然，以其漢學背景加以評析《金鰲新話》，因彼此具有共通之漢學背景，使評點文字本身已為一文本，又與小說文本結合，形成另一對話平臺，其間創作文本與評點鑑賞之漢學背景相互呼應強調，相涉相關，使《金鰲新話》的超越時空之漢學對話更趨明顯，無論是創作或評點，各自運用上下古今文獻，發揮規範意識與詼諧精神，呈現中日韓文人共通交流的思想情感與價值意識，展現特定時空下漢學精神之承襲與獨創等特殊現象。

引用文獻

一、小說文本

瞿佑撰，林芑句解，《剪燈新話句解》，劉洪仁編，《海外藏中國珍稀書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

金時習，《金鰲新話》，明治十七年大塚彥太郎出版，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書。

二、專書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韓進廉，《小說美學史》（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

三、單篇論文

李福清，〈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及其在國外的影響〉，《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07年。

金政六，〈《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比較考〉，《廈門教育學院學報》，6：1，2004年。

吳紹鈞，〈屈原與韓國詩人金時習之比較〉，《東疆學刊》，20卷3期，2003年。

吳紹鈞、陳彩娟，〈論朝鮮詩人金時習的和陶詩〉，《延邊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陳慶浩，〈瞿佑和剪燈新話〉，《漢學研究》6卷1期，1988年。

崔溶澈，〈新發現的《金鰲新話》朝鮮刻本〉，收於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

崔溶澈，〈韓國古典小說的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